

桥



悄
吟

I26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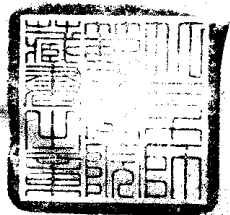
桥

情 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09523



广东人民出版社

.809523

桥

悄 吟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375印张 2插页 50,000字

1931年4月第1版 193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1·1329 定价 0.37元



(1911——1942)

作者一九三六年摄于日本

目 录

小六.....	1
烦扰的一日.....	6
桥.....	12
夏夜.....	29
过夜.....	33
破落之街.....	40
访问.....	44
离去.....	52
索非亚的愁苦.....	56
蹲在洋车上.....	65
初冬.....	72
三个无聊人.....	76
手.....	81

小 六

“六啊，六……”

孩子顶着一块大锅盖，蹒跚跚跚大蜘蛛一样从楼梯爬下来，孩子头上的汗还不等揩抹，妈妈又唤喊了：

“六啊！……六啊……”

是小六搬家的日子。八月天，风静睡在树梢不动，蓝天好象碧蓝的湖水，一条云彩也不挂到湖上。楼顶闲荡无虑的在晒太阳。楼梯被石墙的阴影遮断了一半，和往日一样是预备午饭的时候。

“六啊……六，……小六……”

一切都和昨日一样，一切没有变动，太阳天空，墙外的树，树下的两只红毛鸡仍在啄食。小六家房盖穿着

洞了，有泥块打进水桶，阳光从窗子、门，从打开的房盖一起走进来，阳光逼走了小六家一切盆子桶子和人。

不到一个月，那家的楼房完全长起，红色瓦片盖住楼顶，有木匠在那里正装窗框。吃过午饭，泥水匠躺在长板条上睡觉，木匠也和大鱼似的找个有荫凉的地方睡。那一些拖长的腿，泥污的手脚，在长板条上可怕的偶然伸动两下。全个后院，全个午间，让他们的鼾声结着群。

虽然楼顶已盖好瓦片，但在小六娘觉得，只要那些人醒来，楼好象又高一点，好象天空又短了一块。那家的楼房玻璃快到窗框上去闪光，烟筒快要冒起烟来了。

同时小六家呢？爹爹提着床板一条一条去卖。并且蟋蟀吟鸣得利害，墙根草每棵藏着蟋蟀似的。爹爹回来，他的单衫不象夏夜那样染着汗。娘在有月的夜里，和旷野上老树一般一张叶子也没有，娘的灵魂里一颗眼泪也没有，娘没有灵魂了！

“自来火给我！小六她娘，小六她娘。”

“俺娘哪来的自来火，昨晚不是借的自来火点灯吗？”

爹爹骂起来：“懒老婆，要你也过日子，不要你也过日子。”

爹爹没有再骂，假如再骂小六就一定哭起来，她想爹爹又要打娘。

爹爹去卖西瓜，小六也跟着去。后海沿那一些闹嚷嚷的人，推车的，摇船的，肩布袋的……拉车的。爹爹切西瓜，小六拾着从他们嘴上流下来的瓜子。后来爹爹又提着篮子卖油条包子。娘在墙根砍着树枝。小六到后山去拾落叶。

孩子夜间说的睡话多起来，爹和娘也嚷着：

“别挤我呀！往那面一点，我腿疼。”

“六啊！六啊，你爹死到哪个地方去啦？”

女人和患病的猪一般在露天样的房子哼哽的说话。

“快搬，快搬……告诉早搬，你不早搬，你不早搬，打碎你的盆，瞞——谁？”

大块的土敏土翻滚着沉落。那个人嚷着一些什么女人听不清了！女人坐在灰尘中好象让她坐在着火的烟中，眼睛快要流泪，喉头麻麻辣辣，好象她幼年时候夜里的恶梦，好象她幼年时候爬山滚落了。

“六啊！六啊！”

孩子在她身边站着：

“娘，俺在这。”

“六啊！六啊！”

“娘，俺在这。俺不是在这吗？”

那女人，孩子拉到她的手，她才看见。若不触到她，她什么也看不到了。

那一些盆子桶子，罗列在门前。她家象是着了火，或是无缘的，想也想不到的闯进一些鬼魔去。

“把六挤掉地下去了。一条被你自己盖着。”

一家三人腰疼腿疼，然而不能吃饱穿暖。

妈妈出去做女仆，小六也去，她是妈妈的小仆人。妈妈为人家烧饭，小六提着壶去打水。柏油路上飞着雨丝，那是秋雨了。小六戴着爹爹的大毡帽，提着壶，壶在雨中穿过横道。

那夜小六和娘一起哭着回来。爹说：

“哭死……死就痛快的死。”

房东又来赶他们搬家，说这间厨房已经租出去了。后院亭子间盖起楼房来了！前院厨房又租出去，蟋蟀夜夜吟鸣，小六全家在蟋蟀吟鸣里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尤其是娘，她呆人一样，朽木一样。她说：

“往哪里搬？我本打算一个月三元钱能租个板房！……你看……那家算掉我……”

夜夜那女人不睡觉。肩上披着一张单布坐着。搬到什么地方去？搬到海里去？

搬家把女人逼得疯子似的，眼睛每天红着。她家吵架，全院人都去看热闹。

“我不活……啦……你打死我……打死我……”

小六惶惑着，比妈妈的哭声更大，那孩子跑到同院

人家去唤喊：

“打俺娘……爹打俺娘……”有时候他竟向大街去喊。同院人来了！但是无法分开，他们象两条狗打仗似的。小六用拳头在爹的脊背上挥两下，但是又停下来哭，那孩子好象有火烧着他一般，暴跳起来。打仗停下了的时候，那也正同狗一样，爹爹在墙根这面呼喘，妈妈在墙根那面呼喘。

“你打俺娘，你……你要打死她！打死她。俺娘……俺娘……”爹和娘静下来，小六还没有静下来。滔荡着那孩子的哭。

有时夜里打起来，床板翻倒，同院别人家的孩子渐渐害怕起来，说小六她娘疯了！有的说她着了妖魔。因为每次打仗都是哭得昏过去才停止。

“小六跳海了……小六跳海了……”

院中人都出来看小六。那女人抱着孩子去跳湾（湾即路旁之臭泥沼），而不是去跳海。她向石墙疯狂的跌撞，湿得全身打颤的小六又是哭，女人号啕到半夜。同院人家的孩子更害怕起来，说是小六也疯了。娘停止号啕时，才听到蟋蟀在墙根鸣。娘就穿着湿裤子睡。

白月夜夜照在人间，安息了！人人都安息了！可是太阳一出来时，小六家又得搬家。搬向哪里去呢？说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

烦扰的一日

他在祈祷，他好象是向天祈祷。

正是跪在栏杆那儿，冰冷的，石块砌成的人行道。然而他没有鞋子，并且他用裸露的膝头去接触一些冬天的石块。我还没有走近他，我的心已经为愤恨而烧红，而快要胀裂了！我咬我的嘴唇，毕竟我还没有押起眼睛来走过他。

他是那样年老而昏聩，眼睛象是已腐烂过。街风是锐利的，他的手已经被吹得和一个死物样。可是风，仍然是锐利的。我走近他，但不能听清他祈祷的文句，只是喃喃着。

一个俄国老妇，她说的不是俄语，大概是犹太人，

把一张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里，同时他仍然喃喃着，好象是向天祈祷。

我带着我重得和石头似的心走回屋中，把积下的旧报纸取出来，放到老人的面前，为的是他可以卖几个钱；但是当我已经把报纸放好的时候，我心起了一个剧变，我认为我是再庸俗没有的人了！仿佛我是作了一件蠢事般地。于是我摸衣袋，我思考家中存钱的盒子，可是连半角钱的票子都不能够寻思得到。老人是过于笨拙了！怕是他不晓得怎样去卖旧报纸。

我走向邻居家去，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着，她常常是没有心思向我讲一些话。我坐下来把我带去的小包袱打开，预备裁一件衣服。可是今天雪琦说话了：

“于妈还不来，那么我的孩子，会使我没有希望。你看！我是什么事没有作，外国语不能读，而且我连读报的趣味都没有呀！”

“我想你还是另寻一个老妈子好啦！”

“我也这样想，不过实际是困难的。”

她从生了孩子以来，那是五个月，她沉下苦恼的陷阱去。唇部不似以前有颜色，脸儿皱缩。

为着我到她家去替她看小孩，她走了，和猫一样蹑手蹑足的下楼去了。

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厌了，几次想要哭闹，我忙

着裁旗袍，只是用声音招呼他。看一下时钟，知道她去了还不到一点钟，可是看小孩子要多么耐性呀！我烦乱着，这仅是一点钟。

妈妈回来了，带进来衣服的冷气，后面跟进来一个瓷人样的，缠着两只小脚，穿着毛边鞋子。她坐在炕沿，并且在她进房的时候，她还向我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我又看见她戴的是毛边帽子。她坐在床沿。

过了一会她是欣喜的，有点不象瓷人：“我是没有作过老妈子的，我的男人在十八道街开柳条包铺，带开药铺……我实在不能再和他生气，谁都是愿意支使人，还有人愿意给人家支使吗？咱们命不好，那就讲不了！”

象情谜似的，使人想不出她是什么命运。雪琦她欢喜，她想幸福是近着她了，她在感谢我。

“玉莹，你看今天你若不来，我怎能去找这个老妈子来呀！”

那个半老的婆娘仍然讲着：“我的男人他打我，骂我，以前对我很好，因为他开柳条包铺，要招股东。就是那个入二十元钱顶大的股东，他替我造谣，说我的娘家有钱，为什么不帮助开柳条包铺呢？在这一年中就连一顿舒服饭也没有吃过，我能不伤心吗！我十七岁过门，今年我是廿四岁。他从不和我吵闹过。”

她不是个半老的婆娘，她才二十四岁。说到这样心

伤的地方她没有哭，她晓得做老妈子的身分。可是又想
说下去。雪琦眉毛打锁，把小孩给她：

“你抱他试试。”

小孩子不知为什么，但是他哭，也许他不愿看那种
可怜的脸相？

雪琦有些不快乐了，只是一刻的工夫，她觉得幸福
是远着她了！

过了一会她又象个瓷人。最象瓷人的部分，就是她
的眼睛。眼珠定住，我们一向她看去，她忙着把眼珠活
动一下，然而很慢，并且一会又要定住。

“你不要想，将来你会有好的一日……”

“我是同他打架生气的，一生气就和个呆人样，什么
也不能做。”那瓷人又忙着补充一句：“若不生气什么病也
没有呀！好人一样，好人一样。”

后来她看我缝衣裳，她来帮助我。我不愿她来帮助，
但是她要来帮助。

小孩子吃着奶，在妈妈的怀中睡了！孩子怕一切音
响，我们的呼吸为着孩子的睡觉都能听得清。

雪琦更不欢喜了，大概她在恐怕着，她在计量着，
计量她的计划怎样失败。我窥视出来这个瓷器的老妈子，
怕是一会就要被辞退。

然而她是有希望的，满着希望，她殷勤的在盆中给

小孩在洗尿布。

“我是不知当老妈子的规矩的，太太要指教我。”她说完坐在木凳上，又开始变成不动的瓷人。

我烦扰着，街头的老人又回到我的心中，雪琦铅板样的心沉沉的挂在脸上。

“你把脏水倒进池子去。”她向摆在木凳间的那瓷人说。

捧着水盆子，那个妇人紫色毛边鞋子还没有响出门去，雪琦的眼睛和偷人样转过来了：

“她是不是不行？那么快让她走吧！”

孩子被丢在床上，他哭叫，她到隔壁借三角钱给老妈子的工钱。

那紫色的毛边鞋慢慢移着，她打了一盆净水放在盆架间，过来招呼孩子。孩子惧怕这瓷人，他更哭。我缝着衣服，不知什么一种不安传染了我的心。

忽然老妈子停下来，那是雪琦把三角钱的票子示到面前的时候。她拿到三角钱走了。她回到妇女们最伤心的家庭去，仍去寻她恶毒的生活。

毛边帽子，毛边鞋子，来了又走了。

雪琦仍然是自己抱着孩子。

“你若不来，我怎能去找她来呢！”她埋怨我。

我们深深呼吸了一下，好象刚从暗室走出。屋子渐

渐没有阳光了，我回家了，带着我的包袱。包袱中好象裹着一群麻烦的想头……妇女们有可厌的丈夫，可厌的孩子。冬天追赶着老叫化子使他绝望。

在家门口，仍是那条栏杆，仍是那块石道，老人向天跪着。黄昏了，给他的绝望甚于死。

我经过他，我总不能听清他祈祷的文句，但我知道他在祈祷的，不是我给他的那些报纸，也不是半角钱的票子，是要从死的边沿上把他拔回来。

然而让我怎样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祷……

一九三三·十二·八·



桥

夏天和秋天，桥下的积水和水沟一般平了。

“黄良子，黄良子……孩子哭啦！”

也许是夜晚，也许是早晨，桥头上喊着这样的声音。久了，住在桥头的人家都听惯了，听熟了。

“黄良子，孩子要吃奶啦！黄良子……黄良……子。”

尤其是在雨夜或刮风的早晨，静穆里的这声音受着桥下的水的共鸣或者借助于风声，也送进远处的人家去。

“黄……良子，黄……良……子……”听来和歌声一般了。